

方舒集美爱情小说

金色的恋情



幸福和快乐都需要争取
和把握，唯有智者才
能得到。



(青) 登字 01 号

封面设计: 廖 铁

责任编辑: 吴亚春

方舒集美爱情小说选

方 舒 著

*

青海 人民出版社 出版
(西宁市西关大街 96 号)
长沙印刷一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 1092 1/32 印张: 51.5 字数: 100 万

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- 10000

ISBN 7-225-01110-3 / I·218 定价: 58.80 元

内 容 介 绍

一见钟情——左伟和娴静相遇在校园里，当时是百花争艳、色彩缤纷的春天，他是学生联盟的主席，她则是好奇的新鲜人。

金色佳偶——左伟和娴静果然成为眷属，历经分手和重聚，他们走上地毯的另一端，在她的帮忙下，他很快如愿地迈向成功。他们有豪华的花园洋房、最名贵的轿车，和一对可爱的双胞胎。

“公主和王子，从此过着快乐的生活……”但那不是真的，幸福和快乐的都需要争取和把握，唯有智者才能得到。



说起我的爱

一九八二年九月

她仍在心有余悸，虽然这一刻她并不害怕，但她知道那种无边的恐惧随时会淹没她的，这几天的折磨，使她的心灵暂时感到麻痺，可是那并不表示她不再担心。事实上，她大事却手足无措。

医院的等待室里，装潢得温馨高雅，和她此刻的心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粉红色的墙上，挂着几幅有名的现代画。豪华的沙发，茶几上的电话，简直使人忘记这是个最现实的地方，就像它的礼品部，据说即使没有亲友住院，有些妇女也会常来买东西，她不喜欢这种感觉，这样的环境，显得虚伪！就像发生在左伟身上的病一样。

不！他没有病。

他们还会回到以前的生活中，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。只是，她真的想再过那种生活吗？她感到矛盾。

你还爱我吗？左伟？他发病的那一晚！就在前天夜里，他们在吵了一场，娴静和左伟，一对金色佳侣。我们曾不是发誓永远要在一起的吗？为我们早就拥有的一切？这些都是左伟实力开创来的，还有我的帮忙。我牺牲了我的梦想和他共同努力赢得了目前的成就。

如果左伟检查结果正常，她暗自发誓，我再也不放弃追求梦想的权利。天哪？他才三十二岁。

难道左伟也预知她将有短暂的生命，所以总是急于追求成功吗？

不！连想也别去想，无论如何，二十九岁正是精华时期，当寡妇实在太年轻了，我至少会活到五十，还有我的事业呢？花了这么多时间，好不容易决定再演戏，现在这种情形，真让人难以选择。

“不必担心，你上星期的试演不会有结果的，他们不可能把那角色给你。”她仿佛听见她母亲的声音说。

那不是真的，她想，我把那角色诠释得恰到好处，他们一定会通知我，至少会要我回去再试一次。但若左伟检查出有病呢？她压抑着惊慌的感觉。

我们就去度假，在海边和一幢别墅，小孩子会很高兴，那股逃走的冲动是如此的明显。

她一下觉得好孤独，需要别人来分担她的痛苦，可是左伟不希望让任何人知道，他宁可假装什么事也没有？

明明有事呀！

不行，我必须想点别的事，来分散注意力，她抬起手腕，左伟的表戴在她手上，一对闪亮的金表，同时显示着二点三十分，双胞胎就快由学校回来了，他们只会见到保姆小凤，但他们知道妈咪陪爹地到医院，一定会很乖的。月亮以往总会设法在家等他们，她认为让孩子回家就见到她，是很重要的事。

“嗨，妈咪，左海今天踢我，我也踢回来了。”

“我们有个实验，我负责照顾乌龟哦。”

“老师说，我念书念得很清楚呢。”

五周岁，一对小左伟。

她觉得心头一紧，开始发痛。脑海中浮现出左伟的微笑，他的笑充满魅力，谁能不动心呢？他的儿子们笑起来就和他一个样，所以她永远无法对他们生气。

记得她第一次见到那个笑容，就再也不能把视线移开了。

一九七一年，五月。

春天的空气里，弥漫着无比的活力，台北经过一个多雨的冬季后，到处开满了色彩鲜艳的花朵，而 UCLA 校园中，一片如茵绿草，烘托着砖红色的建筑。娴静在古老的校舍中，看见好浪漫的未来。自从她收到这学校的入学通知，就兴奋得不得了，但因为她还 在高中就读，当她接近这知名学府时，并没有归属感。

她在艺术中心后方停好车，看了一下指示图，急忙走过长廊。到处是假日在校园闲逛的人群，男女老少都有，好不热闹，她看见一个手写的标记，还有一个箭头。

啊哈，就在这里了，她想着一抬头，正看见史达教师走进屋子里，她是娴静高中戏剧指导教师，非常严格。

没有人知道娴静参加这次比赛，她是应史达的邀请，特别代表学校社团，她将演出埃及的艳后之死。

娴静在报到处报了名，然后到指定区找了位置坐下，她忍不住打量其它的参赛者，他们有些显得信心十足，使她更加紧张。

裁判坐在另一个区，他们胸前挂了牌子，其中有成名演员，他们乐于提拔人才，也有由学生组成的裁判团，都是代表。

观众坐在最前面，大多数是与赛者的亲朋好友，他们谈笑自若，娴静只有一个人来，她姐姐梦枫在纽约，她母亲会说她

只是浪费时间,总之,她母亲和男友出走后,她宁可不要在这种场合想到他们,否则只有使她更加不舒服。

至少到目前为止,她还算镇定,充分的准备给了她信心,她穿了一件心爱的淡绿色的真丝衬衫,衬托着一双灰绿色的眼睛更加生动,而贴身长裤,使她修长的身材更加苗条。比赛规定不准穿戏服,所以她选择了轻便的装扮。

轮到她上台了,她深吸口气,勇敢地走到舞台中央,等所有的人都安静下来,才开始她的演出,她的声音稳定,充满了那位皇后的权威和伤痛。她情不自禁地哭了,那是真实的眼泪,她已经完全和角色合为一体了。

然后,她轻吐最后一口气,倒在舞台上了。

鼓掌喝采都是被禁止的,但在她表演之后,喃喃的赞美声不绝于耳。中场休息时,大家都到走廊上透气,娴静也不例外。

她的一位同学恭喜她。“你一定会被选上的!”

其它的陌生人,羡慕地注视着她,轻触她的手,害羞友好地对她微笑,好像她已经是成名的演员了。

那些对她都不重要,因为她心里本来就充满喜悦,她刚完成一场演出,她的内心随着角色而悸动,那是种美好的经验,那就够了。

一位学生裁判正睁大眼睛注视着她。他有一双发亮的大眼睛和方正的下巴。他看着她,而埃及丰铂完全从她脑海中消失了。她突然泛起了对进这座学校而感到的兴奋。

他今天或许不会过来打招呼,因为他是裁判,而她是参加比赛者,不过以后的日子还长着,说不定等成为同学后,她会有机会认识他的。

大家回到大厅中,公布进入决赛的名单。娴静的名字也

在，她这一次忍不住开始紧张了。“你表现得很好，亲爱的。”史太太告诉她，“保持下去。”

那使她简直惊慌失措，那个大眼睛的裁判对她眨眨眼，她设法也对他眨眼，但她心里跌入恐惧的泥沼，正在往下沉。

她的表演还好，不像第一次那么感人，但并不差。

“可以恭喜你吗？”在休息时，一个声音在她背后说，她惊讶地转过身，一双棕色眼睛对着她。

“呃……”她红了脸。

“我是左伟。”他的微笑令人打心眼里觉得暖和，“我想告诉你，你表演得好极了。”他胸前的名牌说明他是学生代表，而他脸上的笑表现他有兴趣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的眼睛似乎有股魔力，她觉得整个人浮在云端，她的灵魂伸出触角和他接触。

“你还好吗？”

她点头，感到很不好意思。

他左太阳穴的脉搏轻轻的跳动，就在刚才对她眨眼的眼睛上方，她的心跳跟着加速，左伟凝视着她，丰满的嘴唇，像海洋一样的双眼。还有她每次笑起来，在嘴角跳动的小窝，“你真的很棒，使我想起真正的艳后。”

她受宠若惊，“哦，谢谢你的夸奖。”她从未有过这么奇妙的感觉，难道这就是一见钟情吗？她叫自己别胡思乱想了，但心跳仍然不规则。

“我在戏剧课时修过埃及艳后。”他说，扶着她的手，把她带离人群。“你喜欢吗？”

“现在当然更喜欢啦。”他笑。

这不过是闲聊，但她欣赏着他，并不大意谈话内容，他不

只是学生代表,对她来说,他是这一切的代表,她眼中的只有他。

“我的主席位置,”他说:“包括这春季、秋季,到冬季班结束,明年,联盟会再选出新主席,到时候,我就准备毕业了。”

她并不太知道他在说什么,但她至少了解他主修经济,考虑进法律研究所了,可是他父亲希望他能在生意中帮忙。

“总之,今年春天我将跟一位法官实习,或许那可以让我决定了,要不要上法律所。”

法官?她在迷糊中,听到一个熟悉的名词。

“我父亲在那里当法官。”

他眼中满含笑意,“真巧。”

她点头。“你要跟那一位法官实习?”不可能的,她想,那里会有这么巧?

“程罗源。”

她的膝盖差点发软,“那是我爸爸。”

他们同时笑了,气氛变得更热烈。“你怎么会认识他?”

“他是个什么样的个性?”

“确定了没有?”

“如果我替他工作,他会准许我约会他的女儿吗?”

“爸爸只关心工作,他在办公室很严肃,但在家非常慈祥,你一定会喜欢他的。”

“是吗?”他拉起她的手。万一她以为我对她好,是为了讨好她父亲呢?他很担心,“他不准你找我,我可以去找你。”老天,要是我们结婚,这是个精彩的故事一定要告诉子女,她想道。

“说说你自己。”他把她带到树荫下。她不知道要说些什

么，他让她兴奋得无法思考，“你毕业后想在舞台上工作吧？”

“噢，当然，”她回答，“我热爱艺术，我也喜欢书画，只要是舞台的工作，我得到我就做。”

“你都会？”他没有这方面的天分。

“有些好，有些不好。”她承认。

“我认为你很有演戏细胞，是天生的演员。”

她僵了一下，他不懂为什么。“哦，我还可以，但我妹妹梦枫，她才是家里明星，她现在纽约，发展演艺事业。”

“如果你是我的女朋友，我可受不了你在舞台上亲吻别人。”

她开始发晕，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

许多经过的人和左伟打招呼，“嗨。”他总是挥手，但并不使她觉得受冷落，每次他笑着看她，她的心就乱了拍子。

他们走到一株茂密的树下，她往后靠在树干上，抬头看他，他则一手支在树干上，低头注视她，同时，以磁性低柔的声音，诉说着他的一切。

说着说着，仿佛世上只剩下他俩，他们停下来，他自然而然低下头去吻她，没有了呼吸，只有两颗狂跳的心相接在一起……

他们分开后，仍然注视着对方，为那种亲吻发现的甜蜜世界而微笑。

老天，现在怎么办？他想说，这种紧身牛仔裤，使情况特别尴尬。

“我以后还能见到你吗？”他叹息般的问。

她点头。“你真的愿意和我作朋友？”

她点头。“有一天，你或许会答应我的求婚？”

她还是点头。

但他们的罗曼史只维持到左伟毕业前夕。

“来嘛，甜心。”左伟对她说，“蓓丽和左豪下午不在家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公寓，你说好不好？你知道我为你疯狂，你对我的影响太大了。”

左豪是左伟的堂哥，而他和他太太蓓丽，最后似乎老是不在家，那对娴静是种考验，她不知道还能拒绝多久，因为除了左伟的再三要求，她也有她的欲望。只要有了拥抱和热吻，就足以使她意乱情迷，不过她总是拒绝他的进一步要求。

“我还只是新鲜人嘛。”一个笨拙的借口。

“多还没有心理准备。”一部份是真的。

“我不想要。”骗人。

“我怕。”嗯，有一点。

“我不确定是不是那么爱你。”她早就确定了。

“我还不想定下来。”十分接近事实。

可是她不想和他做爱的真正理由，只不愿成为他众多女人中的一个，在他们坠入情网之前，左伟是个大众情人，凭着他的英俊的外表，出色的才能和家世，或许那不能怪他，但娴静身边的人都太随便了，使她特别重视她的童贞。

她母亲为了性，抛弃她的家。而妹妹在高中时代，就有那种经验了。蓓丽和左豪，是奉儿女之命结婚的，她认为她有相同的观念，于是第一次当然格外重要。

左伟每次吻她，双手便到处的游走，她简直无法阻止他，如果他能让她享受一个单纯的吻，或只是抱着她，别让她觉得耳边拉警报，或许她更能接受他的爱。

“你到底是怎么搞的？”他们搂在一起十分钟，她就必须停

下来抱怨。“你就像一只在鸡舍外的野狼，你让我觉得自己像身处险境的母鸡。”

“我真的好想你。”他呻吟着，“我只想要和你做爱。”

“哦，就只有我？还是所有的和你约会的女孩子？”

“你明知道只有你，和你在一起后，我没和其它的人再约会过。”他说，双手枕在脑后，仰躺在座位上，设法使自己平静。

“所以你才像只章鱼，老是七手八脚的。”

“你对性的态度不健康，你知道。”他说：“你和其它人不一样。”

她气得说不出话来，她确定自己很正常，只要他碰到她，她就感到兴奋，但无论她多爱他，她只是不愿输，不能轻易被他征服了。

“你以为生活像电视广告吗？”他有一次甚至抱怨道：“一对男女坐在沙发上，心里想的只是咖啡有多香，那不是真的，我只对这种山峰有兴趣，”他爱慕地看了她胸部一眼，接着把她拉近些，贴近她做出满意的表情。

“嗯，很有味道。”

她被逗笑了，而他也会和她一起笑，他们在一起，总是快乐的，不管什么情况，甚至在争执的时候，左伟都能说个笑话，使他们的眼泪都笑出来。

性是他们唯一的问题，讨论也没有用，总以吵架结束，有时正高兴，左伟会拿她的手放在他的小腹上，如果她缩回手，他会叫她胆小鬼。于是娴静也生气了。

他大概从来没有遭到女人的拒绝呢？有时候她会怀疑，或许就因为她的这种挑战，所以才使他一直留在她的身边。

可是，她却发现他不再等她。

老实说，她不是没有心理准备，但怎么也没想到，他会在她的后院出轨，有一天早上，她看见他由女生宿舍后面的文学馆走出来，身边跟着另一位女孩。

“我们一晚都在念书，考试嘛。”他告诉娴静。

但那女孩脸上得意的表情，让人觉得事情并不单纯。

原来自己爱的人和别的女人做爱，感觉竟然那么痛苦。即使她母亲和别人私奔，她考试不及格或失去一个喜爱的角色，也比不上这么心痛。娴静直到那一瞬间，才晓得自己已经陷得很深很深了，可是她还是不愿为她错了，如果要奉献身体，才能留住一个男人，那么他不值得她的爱。

当天晚上，左伟打电话来，她要求和他谈一谈，他们在一起多么快乐，为什么不能好好相处？她冲动地决定顺从他。

他们开车到山上看夜景，坐在车里谈论他们将来要住在那一区，她倚在他的肩上，故意忽视掌心流出的汗水，说些适当的话，最后，左伟把车停在空旷处，凑近来吻她。一股熟悉的欲望，由她小腹升起，在身体里流动，但当他的手伸进她裙子里，她知道她做不到，这是他想要的，她却不想，就为了怕他找别的女人吗？她就要勉强自己吗？她只觉得自己非常委屈。

“我们最好别见面了，左伟，我们之间有太多的压力，你一点也不体谅我，或许你需要的是另一种女人。”

他脸上出现震惊的表情，她怎么能提出分手？接着，他感到愤怒，“你就是冷感！”他忍不住地反击。

她立即忘记了原有的伤感，也生气地反驳，“我才不冷感，你太没有耐性了，你要不是太老，就是遗传好色，你们家的男人都这么迫不及待的吗？”

她的确抓住他的痛处。“别把我们家的人扯进来。”他低吼

道：“不是我太老，是你幼稚了，你可以离开我，像个高中女生回家告诉你爹，说你还是个乖宝宝，不过有一天我会成功，凭我的活力和冲劲，你等着我一飞冲天吧，希望你到时候不要后悔。”

娴静确定和他分手是对的，可是为什么她的一部份都似乎死了？她不能再忍受他们之间的压力，但想到没有他的日子，使她的手发抖，心绞痛。她以颤抖的声音要求他送她回去，他答应了，一路上只踩油门，连闯整排红灯。有几次她以为会出事，而他显然一点也不在乎，她站在宿舍门口看他离去，他连头也没回，她开始抽泣，心都碎了。

三年，左伟毕业后，他们整整一年没见过面，娴静身边围绕着追求者，但她的感情却是一片空白，直到陈友强的出现。

友强已经有了很好的事业基础，对她决定进演艺圈，也非常的支持，他永远尊重她，等待她准备好。他认为他就是合适的丈夫，她不再盲目的追求爱情，甚至不希望有其它的改变，也考虑接受他的求爱。

可是，有一次她和友强去利佛山顶的餐厅吃晚饭，偏偏遇到了左伟。

他坐在角落的位置上，身边是位妖媚的金发美女，左豪和蓓丽也在场，娴静的心猛然一跳。

她并不打算上前打招呼，但蓓丽看到她，挥手打招呼，于是她走过去，蓓丽又怀孕了，她拿出三岁女儿的照片，她只觉得那小女孩的脸是一片空白，看见左伟连呼吸也困难，连自己说的话也不太记得了，她只知道眼光和左伟相遇，耳边就听见自己的心跳声，他似乎也同样的心动。

“你好吗？”

“还好，你呢？”

“你的气色好极了？”

“你也是。”

她不知想了多久，假设再见到左伟的感觉。在她的脑海中，他总是一个人，但他的身边一定是女人，可是就在他们四目相对时，她眼中渐渐只剩下左伟，他仿佛在说，这女人对我毫无意义。

娴静把友强介绍给了他们，左伟非常仔细地打量他，再看看她。她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想法——你以为你爱他吗？你错了，他根本就不适合你。

情形变得十分的尴尬，友强是她的第一个男人，也论及婚嫁，可是他和左伟一比，似乎微不足道了，那使娴静近乎惊慌失措，她计划好的未来，在一时间就完全瓦解了，她该怎么办？

她仍和友强共进晚餐，可是他送她回家后，她立即提出分手的要求，认清她并不爱他的事实，她怎么能昧着良心和他在一起？

他大大感到受伤害，她何尝不是？但总比嫁给他才后悔好多了。

“如果你需要我，随时来找我。”友强告诉她，他表现得比左伟有风度多了。等他离开后，娴静坐在椅子上发呆。她的世界似乎崩溃了——即使是她的选择，她都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做。不知不觉一个半小时过去了，她的电话突然响了。

“吃完饭，我马上就把她送回家了。”左伟告诉她，“见到你之后，我无法再和任何人在一起。”

“我很高兴。”她说的是真心话。

“你的男朋友……”

“他走了！”

“你们很认真吗？”

“在见到你以前是的。”

“哦。”

她咧嘴笑了，她可以感觉到他也在笑。“你这几年好不好？”

“本来我以为还不错，直到见到你。”他停顿一下，“你很美，娴静。”

“你也是。”

“男人不欢美。”

“但你很美。”她坚持。

“娴静，我今天晚上见到你，想起了很多事。”

他们之间有一阵的沉默，她的心几乎要跳来了。

“我不应该让你走，我是个傻子。”他说。

“我们当时太年轻了，我们要求的太多。”

“不，是我不好，我把事情弄砸了，我给你太多的压力，我真的很后悔，就因为太怕失去你，所以我才希望完全拥有你——我应该解释清楚。”

“以前的日子多么快乐。”

他笑了，“记不记得？每次我们约会，我总会在分手后打电话给你，我们会一直聊到清晨三四点？”

“我记不记得？我的室友，我的同学都还记得？”

“我们谈着，到饿得受不了，然后我们就开始讨论食物，说些想吃的东西。”

她笑了，“你每次都想吃牛肉面……”

“你每次都想吃巧克力蛋密奶，还得要转角的那家的。”他

接口道。

回忆就像巧克力，甜中带苦。

“你去门口看看，我会有个惊喜给你。”

“什么？”她早就搬出宿舍，“你知道我住在那里吗？”

“花了一点时间，不过我找到了。”

她感到又惊又喜。

“去呀，”他鼓励着，“小心你的宵夜化了。”

“我的宵夜？”可能吗？她跳起来，“等一下，”她放下电话，奔到门口，外面有一盒干冰，中间是一个熟悉的咖啡和粉红花的纸杯，另上还有一筒冰淇淋，附带着一个空碗，和一支绑着纷红色丝带的长柄汤匙。

她拿起话筒，左伟正在笑，他早就听见她的叫声，开门声和脚步声。“你怎么进来的？来为什么不敲门？”她有好多好多的问题，最想问的是——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

“你的一位邻居，同情一位为情所苦的男孩，好心地放我进去的。不过他盯着我放下礼物，看着我离开。”

“我很想敲门，不过我不想打扰你——除非得到你的允许。我不会再给你任何的压力，娴静，真的。”

“你在那里，她问道，心想他很可能在附近的电话亭里。

“在附近的电话亭。”他说。

“你刚才说，我邀请你，你才会进来。”

“是呀，别太残忍，我还是以前的左伟，况且，如果你不邀请我，我很可能到二点还站在这里，被过路打劫的人看上。”

没有任何理由，她的眼角开始潮湿，他大讨好她，不是吗？他一向都对她们很好，希望她高兴。

“你希望我吃掉一品脱的冰淇淋吗？你一定疯了。”